



观虎头桃花

● 魏郭

庚子年孟春,余闻汝南古村虎头桃花竟放,方圆数里焉。适友红民者相邀,遂欣至也。果不虚也,怡然之余,聊以记之。

车行于龙山通衢,过汝水新桥南五百步者,有赭色巨石立于昔莽馁威虎卧处也。游者熙熙而不绝也,艰行刻余,方得入焉。

既入村,乃见街巷有旧屋存焉,或庙寺,或阁楼,或宦宅,或乡绅第也。徒令观者叹古今之非,时光之老也哉,遐念其旧时煌煌,遂止步细审,入门第,临古台,不觉日已冉冉而高兮。

已身既临之,闻友数语村之踪也,不禁叹声连而。其背依田龙岗,越汝水而靠嵩箕,南跨蟒水而拥湖浪,自天地以造设乎。因西汉相国韩氏安国封侯于此,后谓之安国城。至汉末,戚莽干光武,越晋豫,涉大河,跋嵩箕,路逾典传而不可胜数矣。秀过汝水,蹀蒿丛,未可辟也,不得而入村内。莽至郭,未获秀也,欲率而入,忽窥一虎者蹲立,昂首而怒目,不可越侵者也。莽自怯矣,更不坠鞍,悚而问曰:贼秀入内乎?吾不意抗尊驾也,止

贼是而。有者,颌尊首也;否,则摆首。虎闻之,止一摇,张血盆,露獠牙,怒目如前。莽见之,本更寒,遂对曰:既无秀,何于内?遂引兵而绕也。秀既已王,感念圣虎护驾有功,敕封曰虎头。是处人才辈出,清康熙间,马氏贤德官至礼部侍郎,修转圜楼四十余八,敕封石碑坊有二,其余古迹甚多者,盛名一时,不可尽传也。

余随众而村南,望湖浪之三山一列,中山稍高,其上培风古塔耸峙,其三山者,状如案之笔架,秀丽奇妙。余因叹焉,虎头之宝,今始全观之。近者,春水回绕,绯云无垠,似赤纱凌空铺设,恍仙之人飞霓裳,感人急趋以亲芳泽兮。

观之,花正满而叶未生,此天时之秒也。此桃花,犹娘子之阵也,虽双腮殷红,有惊泣之容,然则齐端布列,其状可媲穆氏之天门阵哉。有青青麦苗为缀,则愈显花之灿兮。

细观之,其株参差而错落,自成格调。有株硕长者,只一主茎,旁枝甚赢,繁花满枝,类塔松之形;其另株,则虬枝纵横,如龙蛇同穴,花亦繁简自布。凡邻列皆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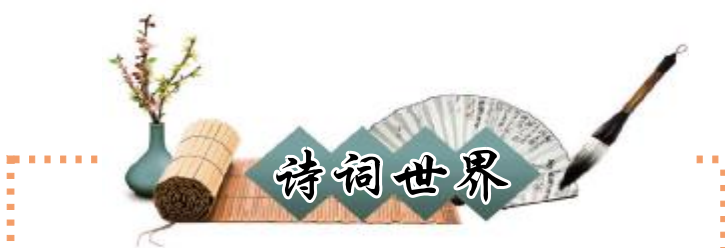
类,令人目不暇接焉。

更有豆蔻汉服者,花林笑坐,手抚古箏,兀自轻挽慢捻,粉面含春,引客者驻足而拍,浑然不顾也。有少妇者,体丰衣红,约而桃深处,自拍或互拍,笑声脆而抑扬,只闻其声而不见其人也,由是感而神追之矣。有网红未可名数者,携神拍利器以入林者,自娱一乐,其妙影已传寰宇者也,围观者倍十有余哉。

古有传近桃花者,即速染桃花运说,故男丁俱辟桃以避,或脱拈花之嫌者。今人则已豁然也,革故以求新生之美哉,遂踏青赏花者愈众,以花为景而拍者不可胜数也哉。

虎头新里长者亭贤,昔为医者,退而居村,为民谋利,遂聚原种桃者,抱团取暖,展规模之业,始有今之首届桃花节也。春可赏花,秋冬可品桃,兼有渡汝水、观湖浪之趣,实为不虚一行哉。

故有思于怀,民之所思者,亦权者所谋也。今遇新盛,民之图福者甚切,而权者谋虑者更深。余虽赏花,却更新民之丰也。由是记之,以期秋冬果愈丰焉。



诗词世界

感恩有你

——写给抗击新冠肺炎的医护人员

● 孙利芳

是什么
让你义无反顾抛下亲人奔赴战场
是什么
让你冒着生命危险毫不畏惧奔赴前方
是什么
让你逆行武汉用热血书写平凡
是什么
让你毫不犹豫按下手印签下生死状

看着你每天一百多次洗手脱皮裂口的双手
看着你为了穿防护服剪掉心爱的长发
看着你摘下防护服脸上留下勒痕的勒痕
看着你疲惫不堪席地而眠的身躯
看着你84岁高龄依然奋战在医院的背影
看着你饱含热泪为国分忧的眼睛
我早已热泪盈眶

你说 若有战 召必回
你说 医学战士 战场就是救死扶伤
你说 白衣天使 就是把病人的生命
永远当作至高无上

不计报酬 无论生死
顶着压力 放弃休息
任汗滴滚烫 任睫毛成霜
献身医学 大义凛然
抗击疫情 无畏无惧

你用自己的生命呵护人们
你用自己的热血之躯战胜疫情
没有你们 哪来的春暖花开
没有你们 哪来的岁月静好

你是时代的英雄 你是我们的英雄
你是祖国的英雄 你是人民的英雄
感恩 有你

我终究斗不过那些狡黠的阳谋

● 李晓伟

以我“高精尖”的头脑,“高素质”的德行,“高血压”的体能这种“三高”人才,说实话与社会上一些无良小骗术过招,自认为是小菜一碟,手到擒来,玩儿似的。

没想到竟让那些狡黠的小贩们几个回合下来,用阳谋把我打得丢盔擗甲、人仰马翻,且有理说不出,有泪无法流,任凭心中那千万只奔腾着草泥马在咆哮,也只能“缴械投降”,无力吐槽,乖乖认怂。

好歹是个文字工作者,平时一般没人招惹“伶牙俐齿”、“铁嘴钢牙”的我,怕我一张嘴,那些虎狼之词就如犹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但面对他们让我所受的委屈,我的怒火竟然如泥牛入海,又如一拳打在棉花上,无声无息,不带冒泡的。

那天在网络上看到西部贫困地区大蒜滞销,向全国人民求助。想到平时自己爱吃大蒜,一如既往爱心泛滥的我顿时无法控制自己的同情心,一咬牙一跺脚立马下单买了一箱(30斤),没几天就收到了快递。看到既帮了人,货物又顺利到家,心里颇感欣慰。

搬着大蒜上楼时,心里还纳闷,这一箱子大蒜怎么这么重,是不是人家见我爱心涌动,多给了几斤;即便不是没有多给,是不是因为大蒜新鲜,水分较多的原因。我的小心思在不安分地算计着:反正有这么重的分量,不会亏。

等我气喘吁吁地把这箱大蒜搬到厨房,怀着喜出望外的心情打开箱子,再打开那重重的包裹时,我没有看到心仪的大蒜,而是看到一箱的泥疙瘩。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当时,我被气得只想连箱子扔出去。但考虑到这泥疙瘩里好歹会有蒜吧,便忍气吞声地蹲下身子去剥泥。原本以为很快能将这箱泥疙瘩剥完,没想到一干就是半天,剥掉的泥堆比蒜堆都大,剥出的蒜最大的还没有一般的核桃大,最小的堪比小枣,且不算那些残缺不全、支离破碎、体无完肤的,且不算我手上的水泡……

我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说好的诚信呢?说好的爱心呢?寒心呢!

尽管我心里不舒服,但我不得不承认,这个卖蒜的既没有过人的恶劣,也没有过人的聪明,他或许本来是一个朴素的农民,在逼仄的生活空间中,无非是以次充好,想“多买三个五斗”。他努力地把大蒜的“附加价值最大化”,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因为爱吃蒜,所以在大蒜上吃的亏连三赶四。那天在超市看到新蒜上架,紫皮大蒜,饱满丰盈,鲜艳欲滴,着实让人眼馋,忍着对高价的割肉之痛买了几斤,兴冲冲地拎回家去。

要想知道新蒜的味道,必须亲口尝一尝。为了尝到新蒜的滋味,我中午坚持要吃蒜面条,且自告奋勇打下手——剥蒜。

我先把手伸向那头大的变态的大蒜。拿在手上沉甸甸的,剥开第一层皮,一股新鲜的蒜香扑面而来,充盈鼻喉,再剥第二层皮、再剥第三层皮……等到剥完若干层皮后,那头新蒜终于“小荷才露尖尖角”,露出堪比小拇指大小、堪与外表严重不相符的真实面目,我竟“执手相看新蒜,竟无语凝噎”。

用了老半天功夫,剥完两头新蒜,收获竟只有一小握,让人着实没有成就感。

好吧,“蒜你狠”。内涵是不尽人意,但好歹是新蒜,尽管差强人意,却聊胜于无。但是,那冷冻过久软塌塌的形象让人怀疑人生,还有,那说好的蒜味呢?

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雪崩之前,每一片雪花都在勇闯天涯。

我不能老是跟大蒜干上。我要突出重围,另寻新路。

那天在街上看到一位小贩在叫卖水煮花生,连皮水煮的嫩花生,怎么煮都不会难吃,也喜欢这一口,便上前买了两斤。一边买还一边感慨:如今的科技真是发达,大冬天都有嫩花生吃。

没想到回家要吃时,才发现这根本不是传说中的嫩花生,而是被小贩“老黄瓜刷绿漆”,把陈花生穿上马甲,乔装打扮成嫩花生了。

据内行人透露:小贩们“认识”花生,比如很多人买花生都是先尝再买,他们会随手抓几粒花生给客人尝,作为诱饵的这几粒花生肯定是新鲜的,他们练就了这个本事。再加上他们是流动商贩,不是坐庄生意,所以觉得与其实实在在地做,倒不如一锤子买卖来得快。

啧啧,这逻辑,简直就是歪理邪说的plus。估计他们没有考虑过,自从他们自以为的理由成立之后,这香喷喷的煮花生,就再也吃不好了。

我终究斗不过那些狡黠的阳谋。但我觉得:我不要你们觉得,我要我们觉得。

平凡的友谊

● 谭国强

国成哥,姓王,今天的汝南街道王寨村人。

若按命理学说,他可算是我生命中的一位贵人了。因为,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帮助了我,由此我与他就下了兄弟般的友谊。

我们相识于1973年的春节。当时我因左脚面深度烧伤住进了位于南关老县医院。他正在医院照料腿部骨折的父亲,我和王伯伯同住一个病房,床与床并排。那年我16岁,到影队不久。他19岁,高中毕业还不到一月。长得浓发弯眉,面色白里泛红,中等身材,不胖不瘦,他见人先笑后说话,每每话未出口脸先红。王伯伯入院早,国成哥对初入院时在哪顿被褥、脸盆、暖水瓶、换饭票等都已熟悉。入院那天他见我妈妈忙不过来,很热情地帮我妈把住院用品一一领到病房。我呢,虽不能下地走路,但不属重病号,医院不发便盆,去厕所成了大问题。因妈妈抱不动我,国成哥在第一天就把背我去厕所的任务给揽下了。不想他一背整整背了我四五天,有时一天还背过二次。次日,影队队长魏干基老师来看我,我把国成哥介绍给了老师,并把他头一天帮我入院办手续、买饭、取药及背我去上厕所的事都给魏老师说了。老师听罢,紧握着他的手说:小伙子,你是新时代的好青年,我替国强谢谢你,我也谢谢你了。

魏老师那天给我带了几本业务书籍。老师走后,国成哥拿着那些书翻着看了看,第二天他便板板正正的给书包上了皮,又把书名、影队名和我的名都写在了书皮上。他的字很美,特别是那个繁体国字给我的印象更深,直到今天我写的国字还带那时的影子。我脚伤稍轻,便向他提出学写字的要求,他耐心地教了我如何把点、横、竖、撇、捺基础笔画写好的方法。让我今天还记忆犹新是他分解写撇时的力度控制。他说:撇入笔要轻,随后慢慢地逐步将力加重,至撇出脚时用力最重,然后再轻轻地收笔。垂露竖、悬针竖的书法术语那时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在他指导下,我写的字工整了,原来字上的蚊子翅膀无影了。再后来,他又给我讲了小说《红岩》《林海雪原》的故事。才使我知道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的英雄杨子荣来自《林海雪原》。他讲的林冲雪夜上梁山让我听得津津有味。我不禁暗自佩服哥知道的比我多。

1973年2月20日,王伯伯要出院了。我哭了,国成哥也哭了,四十五天的背来送去,四十五天亲如一家的相处,我们真难舍难分呀!临走他送我一个蓝色塑料皮的笔记本,扉页他写了两句:

马力道路知,人心日久见
当时,因我不能动,什么也没送他。

2月26日我也出院了,回单位后他来看过我一次。当时,我口袋里仅有四块钱,到街上用三块钱买只烧鸡招待了他。那天晚上因没放映任务,我没让他走,睡在床上说了个通宵达旦。

3月,他当了王寨学校民办教师,我为他高兴。我知道,国成哥在王寨五七高中就读时,为全校的团总支书记,可能是沾了这层光。没过多长时间,我又特意去王寨看了他,那天我也没走,在余堂学校住了一晚,我俩又是一个通宵达旦没有睡,喷得劲!喷得投机!若用今天的时髦话,那叫喷得爽!

1975年7月电影放映队下放到公社管理了。第二年夏天,王寨影队因人事变动需增添人员。国成哥因经常参与公社组织的宣传画版面绘制与各类标语的书写,又二十出头,被党委选中。从此我俩成了同行,走得更近了。

国成哥勤奋好学,干一行钻一行,到影队时间不长就取得了发动发电机、16m电影放映机操作的三等资格证书。此后,他又夺关斩将连续跨过二等一等门坎,至1987年初获得了电影放映员等级最高的资格——放映技师证书。在我市九个(两个套改,七个考取)放映技师中,他既是唯一最年轻的技师,又是唯一农村队的技师(其他是为市公司或厂矿公社影院的)。

后来,由于电影市场的萎缩,我俩都改行了。虽不再一起,但交往没有减少。特别是有了手机后我们的联系更紧密了。近十年来,我热爱收藏,每每将收藏品品种分类集册时,免不了写个序言。这序言册册都是我初稿他定稿。像《彩票上的十二生肖》《历史的印记》《小说泡面》《绘写精彩人生》《你还在抽烟吗?——可怕的后果》等等,每一册序言的标题下,虽然见不到他的名字,但字里行间都散发着他的墨迹的清香。最近,我在群里发表的《我的老师》一文,就是他帮我修改的,他修改几遍我不知道,只知道上网两

天就得到了287个朋友的点赞。

国成哥爱好书法。2018年春,他联系周边的一批书法家,共同组织了小微团体“汝海书法同学社”。一年多来,他们组织过两届上已书法展,社会反映很好。2019年7月,他又和同学战友一起倡议发起了“庆祝国庆七十周年七十米长卷书画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引起我市多家媒体的关注和予以报道。

我有个老师叫王万炎。一次和他闲聊,无意间提到了国成哥。王老师很惊讶,当他弄清俺俩的关系时,他深情地对我说:你给这个朋友结对了,他也是我的学生,我曾去王寨三次找他都没有见到,总觉得过意不去。

王老师“文革”前,是余堂学校的教导主任。一九六七年的六一儿童节,学校组织学生游行,他领着学生呼的口号。因其中一个学生错呼,有人便说是他把口号领错了,当时挨了次批斗但没作结论。教师归队时王老师去了骑岭。“一打三反”时,这事给反映到了骑岭,骑岭派了外调。当时先问国成哥,国成哥说:六一节错呼的口号与王老师根本无关,要是领错的话,为什么我和其他同学的都呼对呢?外调人又问其他学生时,其他学生照着样子回答了。后来,国成哥又追到武庄村对外调人说,王老师当时是冤枉的!

王老师说,打那以后我彻底解放了。他的话成就了我在骑岭工作的辉煌。

这就是国成哥!人生相遇是缘分,您听俺的名字,国成国强?凤吹凤英?不觉得像双胞胎兄弟娶了双胞胎姐妹吗?2003年在咱们认识三十年的时候,国成哥作过一首七律《友谊》:

国成国强挑名巧
凤吹凤英选字玄
初识医门非偶遇
同张银幕是天缘
并肩册册弥胞谊
携手一途逢美谈
天若有情天作好
再偕哥俩一千年
是呀,我真想和国成哥这样的人再相处一千年呢!



不是书香的书香人家

● 王瑞敏

书香门第中的“书香”,是指上辈有读书人的家庭,是一种文化气质的传承,指上辈有读书取得功名的家庭。古人对读书人,领悟书籍文雅,故称为“书香”,旧时指出自读书人家,泛指好的家庭背景。书香是什么?是纸页间油墨的清新、铅字中知识的幽邃,是名家风范、是学问与学问之间的传递、是心灵与心灵之间的交流。我们家一直不曾富足,即使现在,吃穿用度是不缺了,但也只是中人之家,父亲常说:“咱们虽然不是书香之家也不算富有,但读书却会使人位低而品高,一家人开心和快乐才是最好的”。

我家虽说不是“书香门第”,却有缕缕书香弥漫。而我,正是这股充斥于骨子里的书香伴我一路成长,在我刚识字的时候,就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父亲家境贫寒,虽只读过半年私塾但天资聪颖,心算珠算口算都好又喜欢看《三国》《水浒》《包公传》里面的英雄人物朗朗上口;母亲从老一辈那儿听到好多的故事和传说,从我记事那天起,妈妈就在我床边讲:《女婿补天》《牛郎织女》《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等等等等,故事是那么动人心弦,那些善良美丽的人物形象都在向我招手,好像在说:“快来吧,书的海洋欢迎你!”

随着年龄的增长、识字增多,我终于能够独立读书了,从老人的口里、老师的手里、借阅的书里去寻找更多的知识,满足我求知的欲望,那种快乐,就像一只贪得无厌的老鼠进了米缸一样。吃饭看书下课后晚上也会捧着书入眠,书中的世界如同磁铁一样吸引着我,让我达到忘乎所以的境界,记得那次,借来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入了神,放学时竟然随着走回家中坐在桌上吃饭而不知,这种痴迷成为同学之间的趣谈……初中时书籍已经成了我生活中必不可少东西,它帮我打开了一扇又一扇知识的大门,也陪我走过了求知的漫漫长途,我已经领悟到了读书的快乐,已经能在书的海洋里尽情遨游了。

我父亲喜欢交友喜欢讲故事,肚里的咕咕经多得不得了,又讲得生动至极,《精忠报国》《杨门女将》《七侠五义》等等,还把乡邻之间和睦友善、孝道仁义等编成故事口口相传,常常是半夜三更家里窝满了人捧都捧不走,笑声不断掌声不断父亲的故事也不断;姐姐是一个书香很重的人,唐诗宋词张口就来,在报纸上刊登过很多的散文、小小说等,但她却从不张扬,耳濡目染我也有许多藏书,闲来爱写上几笔。我大哥是个儒雅的军人,写得一手好字、提笔成文,我和二哥虽没有上过大学,却也是酷爱读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没有什么媒体娱乐,父母买不起玩具,书,就成为我们的玩伴。那时极爱书,不管谁家有小书、连环画都会如获至宝,如果借到一本小说之类的,那我们几个就连抢带打争个不休,我们家最常看到的场景是:我老爸站在凳子上就着昏黄的灯泡看,大哥一踮腿树上看去了,我姐我二哥在那石头、剪刀、布,谁赢谁先看,剩下我抢不到只能跳着脚哭,惹得我妈老在那儿骂。

我爱看各种书籍,甚至是佛学禅语星相命理。上初中时正流行琼瑶和金庸的小说,从这些小说里迷上了历史人物和唐诗宋词,我的散文里大多用的是诗和词,我的人生缘于写作变得灵动、有趣,喜欢写作,无形中给我的人生涂抹了一份清静!她把我内心的世界、眼中的悲欢一览无余地展现出来,把玩文字的我得到了释放和满足,并有幸成为作家协会理事和诗词协会会员。读书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身边总是少不了我最好的伴侣“书”。“倘然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这是鲁迅说的,我觉得很精辟,人只要存于世间,就必须读好书。

岁月如梭,父亲母亲渐渐老去,留给我们却很多很多,其中就有不绝如缕的书香墨韵,她伴随了我数十年,也将会一直伴我到永远!